

尚書

佐聖經義

欽洪

輔聖嘴虞全著

筆標題張

文衡桂渚增訂曾孫正治疏華元孫

筆林東問校編

茗溪范

翔紫登重訂

惟十有三年節記武王泰誓之由十有三年見武王守臣節之久至是紂惡不俊不得已而為順應之舉大會就諸侯來會武王說

嗟我節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

書經卷三

蔡沈集註

周書

泰誓上

武王伐殷大會孟津上篇宋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御事治事者庶士眾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

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暨聰明作

惟天地節原天立君之意惟天地句作一領萬物稟天之氣而始故稱父受地之形而生故稱母惟人句與暨聰明

對靈者言人之知覺異於物也聰明者言聖人之知覺異於人也元后之知覺異於物也聰明者言聖人之知覺異於人也元后之知覺異於物也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
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
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
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
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萬民之衆無
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
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
厚於聖人其所以厚聖人者亦惟欲君長
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則任
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
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誓師發此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天也

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
作民父母即下文所云也

沈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是刑賞之暴虐惟官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焚炙二句是
法外之暴虐虐民即所以慢天此皇天所以震怒也命我
文考三句見天命之頒商非一日征伐未繫而文王躬今
日氏商之舉不過率先王之功而已

肆予小子節言予嗣文考之後所當將震怒之威而終未
集之勳者也以爾二句是追前日之事以諸侯之向背觀
商政之得失今諸侯背叛如此則商政可知罔有悛心言
紂不能改過乃夷以下則不惟不能改過而益稔其惡此
伐之不容已也

沉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
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將天
威大勳未集

沉酒溺於酒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
曰陂停水曰池焚炙炮烙刑之類剝剔割
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惟受
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
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觀政謂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也悛改也夷蹲踞也既盡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

綏四原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天佑節武王直以君道自任信之二句正佑民之寔惟其克相二句是言君師之責亦是天意欲其如此寵安謂如恩澤以安之也有罪暗指紂無罪暗指天下蓋聽天以行誅宥卽相帝以綏四方也末要補紂失君師之道不可不伐意

同力節卽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同力二句兵誅之詞方就士卒同心說度德就平日之善惡言度義就一時師之曲直言億萬心是不與紂一心也惟一心是與武王一心也彼此較力相去遠甚况德與義乎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紂雖有億萬臣

商罪節即天意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商罪二句言積惡者其罪大予弗二句言長惡者其罪同

予小子節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多之義三句是言起也將震怒之威故祭告於所尊也致天之罰此固予之所以順天以求釋予夙夜之懼者也

天矜節勉將士之輔已也天矜何虛民之二句即其實也民欲就除惡邊言從之下須補出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天下本清獨夫擾之而汚濁耳永清者代紂以去惡而使四海常清明也時哉申民欲天從意不可失申弼予

而有億萬心是方且不同况德與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惟鈞如律所謂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家士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底致也家士大社也祭社曰宜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

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我聞錦言於用民力無行無度之真子二句已舉論海晏三

西國歸土國土之衆以歸焉

取則惟民之憂
心者巡撫之意
安以爲由
正行時止
軍無日
則次
黃河

非乘其機而急於圖功也

非兼其機而急於圖功也
永清意此句只是不敢上違天命下拂民欲以甚料之態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南王受命行無愆。攬擄老。靡比。

皆從西武方諸侯也
渡河者

日嘗西王有衆咸聽朕言

循也止狗

鼎

惟茂王次子河朔王以師重王乃

中纂

可言今民也時天人如此則天意

何是無度之惡染乎人矣無辜二句是無度之惡聞於天矣

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

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戮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穢德顯聞于上矣

惟天節舉天黜夏之公惟天二句泛論惠民卽天佑下民之意奉天卽克相上帝之意下言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黜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惠愛也

惟受節言天意有必克之理罪浮句虛剝喪六句正其寔也剝喪二句其所行之罪如此謂已四句其所言之罪如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

此厥鑒惟不遠三句是以夏事斷之知天意歸周之確朕
夢三句是以夢卜驗之知天意勝商之決

受有節言人事有必克之理以忠賢對看受有四句見受
之多而不忠不若周之寡而忠者之可恃也雖有周親二
句見受之親而不賢不若周之疎而賢者之可恃也

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
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剝落喪去也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
也謂已有天命四句乃紂所嘗言者其所
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
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
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
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言其知識不相上下也紂雖有夷
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

天視節上是析天人言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此則舍天
人言之知伐商有必往之勢天視二句泛論天之視聽就
福善禍淫說民之視聽就歸善惡惡說百姓有責於我則
天意可知此我之斷往伐商用忠賢之助而成又民之功
也

我武節言克商之公無愧于湯也伐及一人利及四海故
曰我伐用張是未然事于湯有光言湯之伐桀由桀之弗
克若天其公天下以爲心當時固曉然明白矣然自受禪
之後惟湯爲之耳至于我之伐紂由受之罪浮於桀亦公
天下以爲心者也則湯之心豈不益明白於天下乎

最哉節勉將士之輔已也天下之事每成于有所畏而弗
畏則自敗矣見兵凶戰危可不戒乎心之忽而致其敬乎

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
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必往

過責也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
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必往矣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

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湯放桀武王伐紂
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已者豈不於湯
爲有
光哉

最哉天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

百姓二句是原其當畏之由而期其能畏之功也自篤忠貞曰德自竭志慮曰心立定厥功指除暴克家世使去凶殘之害永享清寧之樂而無崩角之患也此句作用力者弟作效說

時厥明四節詳商紂之惡爲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自首節史臣之詞

我西土節言紂狎侮五常也天有二句泛論親義序別信之理雖具於人而寔原于天是道也昭著於民生日用之間而實人所共知典能者故曰顯道至於親之屬于父子義之屬于君臣序別信之屬於兄弟夫婦朋友一倫二物

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世

言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推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夫有顯道厥類惟彰

今爾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

各有所屬故曰厥類惟彰狎侮五常二句一直說自絕結
怨又狎侮九息之所致也

斯朝涉節言其自絕於天之實斯朝涉至師保是狎侮君
臣之常道也屏棄至不享是狎侮父子兄弟之常道也作
奇技何是狎侮夫婦之常道也上帝弗順二句正所以自
絕於天者爾其二句所以勉將士之輔已也

怨于民

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結怨者
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行天罰

斯斫也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
而視之賢人比干也作刑威以殺戮爲事
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同
邪也正士箕子也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

古人節言其結怨于民之實撫我二句起下世讐洪惟二句正所以結怨於民者樹德二句起下殄殲乃讐見終爲惡本所當去也尚迪果毅是敢於殺敵而必行其果敢以致於敵也登乃辟者成其君弔伐之功也功多二句無非激作其果毅也

爲過度之巧婦姐已也祝斷也
言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
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
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
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
根本兩句亦古語喻紂爲衆惡之本在所
當去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
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
毅則有顯戮而肆
諸市朝以示衆庶

惟我文考二節述文考之德爲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首節若日月句本諸緝熙敬止之精形於政治教化之際而光輝發越有若日月之照臨者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輝之所旁燭以厥邦則時敘以萬民則咸和而無不範圍于照臨之下也西土乃文考所發之地謂之顯者德輝之所由著以西土則怙冒以江漢則化行而無不涵濡于照臨之中也誕受多方是未然事只是據重言之耳

予克受節大意恃文考之德以必勝爲主無罪指有德言無良指不武言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光輝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求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武王軍於牧野
臨戰誓衆也

時甲子昧爽節時甲子三句敘事之詞鉞以揚威使人知所奮者旄以指麾使人知所統者此二句是肅已之容述矣何是慰衆之志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南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曰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嗟我友邦三節歷呼其人欲其肅容以聽誓也首節是華夏之從征者友邦家君隣國也御事而下本國也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

及庸蜀節是蠻貊之從征者

爾戈節欲華夷之人嚴整器械以聽誓命

古人節將數紂之惡先以古語起之見不當用婦言以索其國也

長統百人
之帥也

及庸蜀羗蠻微盧彭濮人

此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家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竝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

今商王節惟婦言是用所謂北雞之晨也昏棄以下所謂
惟家之索也王父是祖母是所生之母王父母弟受有同
祖之弟乃堂弟也有同母之弟乃親弟也祀先睦族任賢
皆理之常而紂皆不然所謂背常亂理也俾暴虐二句所
謂流毒也

將言紂惟婦言
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
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侮
暴虐于百姓以姦究于商邑

肆陳答報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
祀而不報也昆弟先王之肩也紂以昏亂
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也此章言
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
此

今予發四節首節示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止
齊者欲其足法之一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步進趨也。齊齊整也。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節，示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止奔者，欲其手法之一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

夫子。

伐擊刺也。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龍如犀，于商郊，弗迓克。

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尚桓節用兵，固以節制為尚，亦以武勇為主，但殺降則過于武勇，故併戒之。